



國學叢編第四冊目錄

論古韻四事

章太炎

一論古韻有侵無冬

二論支脂之三都當以支微哈為正音

三論質櫛屑一類當以質字標目

四論侵以下九韻緝以下九韻古音本自相轉

卜辭出即癸感說

林義光

慎懋賞慎子傳疏證

羅根澤

以上單篇

尙書傳王孔異同考續前

吳承仕

國學叢編

目錄

一

北平中國大學

三禮學制鄭義述

高步瀛

廣方言續前

周兆沅

釋字通

周叔迦

以上專著

親齋讀書記續前

吳承仕

以上筆語

祭黎大總統文

章太炎

陳先生墓表

馬叙倫

召試經濟特科平陽宋君別傳

馬叙倫

詩詞若干首

以上文錄

許桂林許氏說音續前

朱駿聲臨嘯閣筆記稿本

陳銳答余嘉錫論通志體例書抱碧軒集外文

以上遺著

國學叢編

目錄

二

北平中國大學

論古韻四事

章炳麟

一論古韻部有侵無冬。

自孔氏詩聲類始分冬于東鍾江自爲一部。然其所據聲母。不過冬中宗衆躬蟲戎農夆宋十類而已。徧列其字。不滿百名。恐古音不當獨成一部。按詩七月二之日鑿冰冲冲。三之日納于凌陰。冲陰爲韻。小戎。騏驪是中。駟驪是參。中參爲韻。思齊。雍雍在宮。不顯亦臨。宮臨爲韻。篤公劉。食之飲之。君之宗之。飲宗爲韻。蕩其命匪諶。鮮克有終。諶終爲韻。雲漢。蘊隆蟲蟲。自郊徂宮。靡神不宗。上帝不臨。寧丁我躬。蟲宮宗臨躬爲韻。此六事者。皆冬與侵同用。是知冬當并入侵部。非自爲一部也。孔子易傳。東冬蒸侵多合用。然如屯象傳。以從禽也。往

國學叢編

一

北平中國大學

吝窮也。禽窮爲韻。比象傳。位正中也。失前禽也。上使中也。中禽中爲韻。艮象傳。危熏心也。止諸躬也。心躬爲韻。此皆同部而非合用。孔氏固云。冬古音與東鍾大殊。與侵最近。乃不能並冬于侵。蓋創作之始。不敢不慎也。余向作文始。尙沿其說。及作二十三部音準。亦未考正。由今思之。古音但有侵部而已。更無冬部也。書已刻行。不及追改。然學者當知之。

二論支脂之三。部當以支微哈三韻爲正音。

段氏始分之支脂爲三。六朝以上有韻文字。證據具足。而不能自言其聲勢之殊。晚節乃反質之。江有誥。江亦不能言其故。由今思之。段氏拘于唐韻次第。以韻目在先者爲正音。以韻目在後者爲變音。故

無以分三部聲勢耳。三部之中，唯支佳一類，支爲正音，佳爲變音。若之哈一類，則哈爲正音，而之乃變音也。脂微齊皆灰一類，則微灰爲正音，而脂齊佳乃變音也。支也哈也微也，取此三韻辨之，則聲勢較然易別矣。支之音橫，哈之音縱，微則闔口，其對轉之韻，支對轉青，青亦橫也。青韻古音當如今呼先，仙韻見二十三部音準。哈對轉蒸，蒸亦縱也。微對轉諄，諄亦闔口也。

祭泰夫廢又殊于脂，此一類有去入無平上，其聲勢當如今呼麻韻去聲，說見二十三部音準。

### 三、論質櫛屑一類，當以質字標目。

質櫛屑一類，段氏以承眞臻先，孔氏亦不能別。今既知陽聲自侵覃以外皆無入，則質櫛屑當自爲一類，亦有去入無平上者也。其去聲字，如至寔致躓痊懿體體恤嫉祕恧闕泌秘鄒瘁，唐韻皆在至韻，然標目當用質字，以唐韻至本承脂，易于混淆也。余向用王懷祖說，以至字標目，書已刻行，不及追改，然學者當知之。

### 四、論侵以下九韻與緝以下九韻，古音本自相轉。

或謂廣韻侵以下九韻，緝以下九韻，平入相配，而古音則不相謀。此但知其分，不知其合按也。說文，奄盍皆訓覆，弁訓蓋，靈訓覆蓋。此四字聲義大同，而弁本從合聲，乃讀爲平，靈字廣韻在平聲覃韻，又在入聲盍韻，盍本讀入，而從盍聲者又有豔字，又嬗鞞皆從弁聲，廣韻仍在入聲合韻，其從奄聲者，則鞞庵鞞鞞，皆在入聲合韻，較在入聲

葉韻。腌。旡。掩。斃。鈍。餽。餽。在入聲業韻。是此四字之類。平入皆通。外此如  
 涪。從音聲。廣韻又有音在合韻。𦧏。從甚聲。廣韻又有合韻。敘。從念聲。廣韻又有合韻。𦧏。從𦧏聲。廣韻有合韻。帖。姑。帖。𦧏。帖。從占聲。廣韻有合韻。厭。從𦧏聲。廣韻有合韻。濕。隰。濕。隰。從濕聲。渠飲切。𦧏。渠飲切。參。從參聲。廣韻又有合韻。𦧏。從𦧏聲。廣韻有合韻。𦧏。從𦧏聲。廣韻有合韻。𦧏。從𦧏聲。廣韻有合韻。𦧏。從𦧏聲。廣韻有合韻。𦧏。從𦧏聲。廣韻有合韻。𦧏。從𦧏聲。廣韻有合韻。𦧏。從𦧏聲。廣韻有合韻。𦧏。從𦧏聲。廣韻有合韻。



卜辭𠄎即熒惑說

林義光

五緯中之火星。舊名熒惑。其始蓋以官名爲星名。宋景公之時熒惑守心。司星子韋云。熒惑天罰也。淮南子道應篇新序雜事四論衡變虛篇並同廣雅。營惑謂之罰星。或謂之執法。然熒惑非但爲星官。而亦爲人官。漢書天文志云。熒惑天子理也。天官書。熒惑外則理兵。內則理政。若是則熒惑必爲古之官名。太平御覽八十二及九百一十二引歸藏云。桀筮伐唐而枚占。熒惑曰不吉。此熒惑自爲人而非星。蓋夏商之際。世有其官。其職以理兵而兼理政。庶國有殘賊悖亂。則伺察征討。熒惑主之。而南方火星。周旋止息。乍前乍卻。亦有伺察之象。故以爲天之罰星。而用此名耳。

國學叢編

北平中國大學

卜辭中之官名。最著者曰𠄎。而數見王從𠄎。𠄎伐土方之文。其義爲王伐土方。而𠄎從王。則𠄎爲理兵之官可知。孫詒讓釋𠄎爲憂。羅振玉釋𠄎爲洗。王國維寫𠄎作𠄎。其義則並弗詳。余謂卜辭𠄎字。从首从戈。亦作𠄎。或作𠄎。後編卷下第三十九葉及識壽堂殷虛文字第三十三葉與或相似。當卽篆文𠄎字。虢季子白盤獻𠄎于王。𠄎亦𠄎之省。獻𠄎卽獻𠄎也。而𠄎字之形。𠄎字之聲。復與熒惑相涉。則諸書之熒惑實由𠄎𠄎傳寫而譌。天官書索隱引天官占云。熒惑方伯象。司察妖孽。卜辭云。𠄎𠄎告曰。土方圍于我東鄙。𠄎二邑。呂方亦侵我西鄙田。書契此卽𠄎𠄎主伺察之驗也。天官書正義引天官占云。熒惑主死喪。大鴻臚之象。主甲兵。大司馬之義。卜辭云。戊午卜賓貞王從𠄎𠄎伐土方。後編卷上第十

七葉又云。丁巳卜。愨貞王。𠄎𠄎𠄎從伐土方。戩壽堂殷虛文字第十二葉此卽𠄎𠄎

所以爲大司馬。又云。己未卜。愨貞𠄎𠄎𠄎再册。前編卷七第十八葉又斷片云。卜

愨貞𠄎𠄎𠄎再册王。同上第二十七葉又斷片云。𠄎𠄎𠄎再册。𠄎𠄎𠄎。同上第二十五葉說文

𠄎告也。稱册以誥。𠄎方。其職如後世之典屬國。秦官有典屬國。及典

客。漢改典客爲大鴻臚。成帝時省典屬國併於大鴻臚。卜辭屢言𠄎

𠄎稱册。此卽𠄎𠄎𠄎所以爲大鴻臚也。故𠄎𠄎𠄎與𠄎𠄎𠄎其官守無一不

合。非第文字之相協而已。

𠄎字之變爲𠄎。此由傳寫者切其上下諸點爲火光。故𠄎字上下皆

从火。其中之口。則由止省變而稍滿者。許書中有𠄎𠄎𠄎𠄎四形。並

不見於契文與金文。此四形者音雖不同而義則相似。余疑皆由𠄎

國學叢編

字改易而成。蓋變改者非一人。改寫之時。𠄎字音讀不可考。故以意各爲其音。至其義則因上下各有火點。終不出於光之一類。改作𠄎者。以𠄎字从止象足跡。故以爲宵行之鬼火。其於止作舛亦象兩足跡形。改作𠄎者。仍是鬼火之義。詩東山篇毛傳熠燿燐也。燐燐火也。是𠄎與𠄎同。改作𠄎作𠄎者。不能言从止之義。而變止爲廿。遂以爲光字矣。

𠄎𠄎𠄎𠄎雖不見於殷周古文。然古世自有其字。甲骨文屢見光字。

从火从儿。與篆文同。𠄎字金文作𠄎。阮氏欸識一兕觥有此字。孫詒

讓名原第三釋作𠄎是也。𠄎字本作𠄎。卜辭𠄎字作𠄎。从𠄎業聲。文

僕字偏旁从𠄎卽𠄎。𠄎又從玉𠄎聲。𠄎象屋上火光。當卽𠄎字。許君說𠄎字以



爲屋下鐙燭之光。是也。舜熒光本與𠂔不相涉。而文字改易殊體。乃以𠂔與三文相亂。則由不知官名𠂔之本義耳。

𠂔之本義維何。既爲主甲兵之官。則𠂔必爲正字。𠂔則𠂔之省。卜

辭屢見𠂔字。或作𠂔。作𠂔。卜辭有斷片云。𠂔貞乎行從𠂔。𠂔右。前

第十一葉。𠂔卽𠂔。𠂔而誤倒。知𠂔卽𠂔矣。𠂔卽𠂔之初字。前字从刀。亦

𠂔之譌。𠂔从止在舟上。此舟乃象履形。非象船形。說文履下云。舟象

履形。是其例也。金文出字作𠂔。吳大澂以爲象納履形。卜辭出字作

𠂔。作𠂔。象足在履內。與𠂔同意。蓋出與前並爲出行。古人居處則脫

履置戶外。出謂自戶內出。故象納履。其履爲葛屨皮屨之屬。以𠂔或

𠂔象之前。則進在途中。或行山野。其履爲木屨。不借之屬。以𠂔象之。

而形譌爲舟。其作𠂔者。踵後有綦。如說文糸部所謂不借。緝及周禮弁師注之薄。借綦是也。綦固在踵。士喪禮云。組綦繫于踵。此可證矣。从止之外。又加數點。作𠂔者。行山野則舉足而塵起。足外有塵。正以示其前進而非停立。故出但作𠂔。而前必作𠂔。由所行之處不同也。羅振玉釋𠂔爲洗。余疑此與洗字形絕遠。且槃內惟容一足。恐非洗形。而𠂔象槃後有柄。洗足之槃。非隻手可執。何取此形。𠂔之釋洗。似難據信。

主甲兵之官名爲前𠂔。取前進斬獲之義。最爲易明。而字每省作𠂔。後人遂不知與前同字。致誤讀爲熒惑。又有可資一噓者。呂氏春秋簡選篇云。殷湯良車七十乘。必死六千人。以戊子戰于郟。必死之名。

甚爲可異。蓋見古文或，不知所釋。遂以形義傅合。讀爲必死。殷之必死。與武王之虎賁齊桓晉文之教卒銳卒連類而言。要非眞見契文者不能道。於此可見百氏雜傳。其源甚遠。古昔遺文。亦往往而在也。



慎懋賞慎子傳疏證

羅根澤

慎子漢志著四十二篇。至宋祇餘五篇。錢熙祚嚴可均等從羣

書治要輯出二篇。共得七篇。明慎懋賞獨鈔襲偽託。成慎子內

外篇。較五七篇本增多數十倍。然流傳不廣。因之無人論述。至

涵芬樓輯四部叢刊。據繆荃孫寫本影印。流傳始盛。不學之士。

奉為驚人祕笈。其贋偽已詳拙撰慎懋賞本慎子辨偽矣。載燕京學

報第六期。近中國學會印慎子三種。亦收慎懋賞本。較四部本增多

慎懋賞序王錫爵序湯聘尹序。及慎懋賞所作之慎子傳慎子

考之慎子書著錄。慎子評語傳補外篇直音。由是此驚人祕笈。始全暴

國學叢編

一

北平中國大學

相依為命。故不嫌辭費。再為疏辨駁正之。羅根澤二十年三月

二十五日識於北平。

雲臺子

慎懋賞別號

曰。開闢以來。天清地寧。民安物阜。孰尸而孰運焉。德

以主之。而法以翊之也。世無法度。人心之欲。橫縱肆發。其誰與禁之。

皆欲相雄長而恥卑下。皆欲圖富貴而羞貧賤。皆欲享逸豫而憚奔

走。欲熾則心迷。心迷則爭起。爭起則交相賊害。天地何以位。萬物何

以育。倫紀何以明。故曰。治天下不可無法度也。法者。整齊斯民。而平

天下之要道。慎到專言法。吾有取焉。

按此泛論。應無馳舛。然謂慎到專言法。亦未盡當。莊子天下篇

曰。公而不當。應依崔本作黨易而无私。決然無主。趣物而不兩。不顧於

慮不謀於知。於物无擇。與之俱往。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彭蒙田駢。慎到。聞其說而悅之。齊萬物以爲首。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載之。地能載之而不能覆之。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辯之。知萬物皆有所可。有所不可。故曰。選則不徧。教則不至。道則無遺者矣。是故慎到棄知去己。而緣不得已。泠汰於物。以爲道理。曰。知不知。將薄知而後鄰。傷之者也。謏蹠无任。而笑天下之尙賢也。縱脫无行。而非天下之大聖。椎拍輓斷。與物宛轉。舍是與非。苟可以免。不師知慮。不知前後。魏然而已矣。推而後行。曳而後往。若飄風之還。若羽之旋。若磨石之隧。全而无非。動靜无過。未嘗有非。是何故。夫无知之物。无建已之患。无用知之累。動靜不離於

理。是以終身无譽。故曰。至於若無知之物而已。无用賢聖。夫塊不失道。豪傑相與笑之曰。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適得怪焉。韓非子難勢篇曰。慎子曰。飛龍乘雲。騰蛇遊霧。雲罷霧霽。而龍蛇與蟻蚋同矣。則失其所乘也。賢人而詘於不肖者。則權輕位卑也。不肖而能服於賢者。則權重位尊也。堯爲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爲天子。能亂天下。吾以此知勢位之足恃。而賢智之不足慕也。夫弩弱而矢高者。激於風也。身不肖而令行者。得助於衆也。堯教隸屬而民不聽。至於南面而王天下。令則行。禁則止。由此觀之。賢智未足以服衆。而勢位足以詘賢也。

原作衍依  
俞樾改

據二文。知慎子蓋爲由道家至法家之過渡人物。雖

言法。然主勢治主義。反對尚賢。反對用智。謂之爲專言法。似於其全部學說。未能洞悉。

慎到者。趙之邯鄲人也。其先居魯昌平鄉東。富者數世矣。有慎清者。奢侈驕佚。魯定公十三年。孔子由大司寇行攝相事。殺大夫亂政者少正卯。與聞國政。懼而謀曰。孔子爲政。必誅敗禮者。我之爲首必矣。踰境而徒於趙焉。

按慎到先人。古書不載。慎懋賞欲使慎子與儒家孔孟發生關係。故謂其先居魯昌平東。慎賞於此傳外。又有傳補。自注傳中不能盡錄者補載之。其第一條云。慎清見孔子家語。荀子。劉向新序。自注周敬王時人。劉向新序作潰。今徧檢孔子家語。荀子。

劉向新序。祇有慎潰氏。並無慎清。家語相魯第一曰。初魯之販羊有沈猶氏者。常朝飲其羊以詐市人。有公慎氏者。妻淫不制。有慎潰氏。奢侈踰法。中及孔子之爲政也。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越境而徒。荀子儒效篇曰。仲尼將爲司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踰境而徒。新序雜事第一魯有沈猶氏者。且飲羊飽之。以欺市人。公慎氏有妻而淫。慎潰氏奢侈驕佚。中孔子將爲魯司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踰境而徒。慎懋賞以潰字不若清字之善也。由是改爲清字。又以良心之憚於改古也。由是注曰。劉向新序作潰。對荀子家語之作潰。則

故作昏瞶。以自欺欺人。且慎潰氏以慎潰爲氏者也。非姓慎名潰也。風俗通義姓名篇曰。人之所以有姓者何。所以崇恩愛。厚親親。遠禽獸。別婚姻也。中所以有氏者何。所以貴功德。賤力役。中略以慎潰氏爲姓。慎名潰。紙謬已極。至改爲慎清。更所謂無知妄爲者矣。孔子家語。荀子。劉向新序。祇言踰境而徙。未言徙於何國。此曰。踰境而徙於趙。以慎到爲趙人故也。改古牽附。又下於向壁虛造者矣。

清之子生到。

按古無慎清。已辨之詳矣。卽果有慎清。慎清之子亦不能生到。

慎潰生卒年月不可攷。懋賞所謂慎清然旣曰孔子爲大司寇。踰境而

國學叢編

四

北平中國大學

徙。則孔子爲大司寇時。慎潰氏必已屆中年可知。孔子爲大司寇確在何年不可考。然必在魯定公十年以前。史記孔子世家曰。定公以孔子爲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由中都宰爲司空。由司空爲大司寇。定公十年春。及齊平。中略會於夾谷。魯定公且以乘車好往。孔子攝相事。定公十年。爲周敬王二十年。據史記十二諸侯年表當西歷紀元前五百年。依懋賞在定公十三年。則當西歷紀元前四百九十七年。慎到生年亦不可考。然知爲齊宣王時人。所以史記田敬仲完世家曰。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自如騶衍。淳于髡。田駢。接予。慎到。瓊淵之徒七十二人。皆賜列爲上大夫。據六國表齊宣王立於周顯王二十七年。當西曆紀元前三

百四十二年。上距孔子爲大司寇之年已一百六十年。祖孫之相差。抑太遠矣。

到博識彊記。於學無所不究。自孔子之卒。七十子之徒散遊列國。或爲卿相。或友教士大夫。故卜子夏館於西河。吳起段干木慎到之徒。受業於其門。及門弟子者甚衆。到與孟軻同時。皆通五經。軻長於詩。到長於易。

按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言。孔子既沒。子夏居西河教授。爲魏文侯師。儒林傳言。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未有言慎到爲子夏弟子者。據仲尼弟子傳。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其居西河教授。在孔子既沒。孔子生年。依史記十

二諸侯年表。魯周公世家。孔子世家。在魯襄公二十二年。公羊傳。穀梁傳。則謂在襄公二十一年。孔廣牧先聖生卒年月日考。繁徵博引。證明史記爲是。卒年公穀史記。皆謂在魯哀公十六年。攷史記十二諸侯年表。襄公二十一年爲周靈王二十一年。當西曆紀元前五百五十一年。哀公十六年爲周周敬王四十四年。當西曆紀元前四百七十九年。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則其生當西曆紀元前五百零七年。卒年不考。約之不能越西曆紀元前四百零七年。且孔子之卒爲西曆紀元前四百七十九年。傳言孔子既沒。子夏在西河教授。則其設教西河。當在西曆紀元前四百七十九年以後。但不能距四百七十九年太遠。慎

到與齊宣王同時。據史記田敬仲完世家引見前宣王之立當周顯王二十七

年。爲西曆紀元前三百四十二年。上距孔子既沒。子夏居西河

教授之年。已一百三十四年。若以宣王十八年計算。則更遠矣。

慎到烏能受業於其門。史記孟子荀卿列傳云。孟子受業子思

之門人。趙岐孟子題辭言。長師孔子之孫子思。漢書藝文志亦

曰子思弟子。風俗通義窮通篇亦曰軻受業於子思。從無言孟

子受業子夏之門者。後儒謂孟子生於周列王四年。此說出於明人所傳

之孟寧孟氏譜晚出偽說本不足信然據以推考孟子下蹟皆不抵觸知其與事實不甚相遠故後儒多承用之詳載拙撰孟子評

傳雖未必盡確。然及見梁襄王。則絕對無疑。梁襄王之立。依史

記在周顯王三十五年。依竹書紀年在周慎謁王三年。顯王三

十五年爲西曆紀元前三百三十四年。上距子夏居西河教授

亦已百三十四年。慎謁王三年爲西曆紀元前三百十八年。更

多十六年。則無論依史記竹書。皆無受業子夏之理。此傳雖未

直言孟子受業於子夏。然於及門弟子者甚衆。下緊接以到與

孟軻同時。皆通五經。軻長於詩。到長於易。而慎到固認爲子夏

弟子者。則似乎亦以孟子爲子夏弟子。所以不明言者。以孟子

師承古書已有記載。不敢與古說顯異也。於是爲影射附會之

說。使與認爲子夏弟子之慎到同時。而且同通五經。一長於詩。

一長於易。即使懸賞未以孟子爲子夏弟子。然孟子固未能與

子夏弟子同時。無論如何。其說與事實完全不符。孟子通五經。



長於詩。固古有明文。慎到通五經。長於易。抑何據乎。慎懋賞。生晚明之時。爲儒家統一時代。是非善惡。純以孔孟儒家之言爲斷。欲崇高慎到地位。不能不設法與孔孟發生關係。故前謂慎到其先居魯昌平鄉東。以謂其祖與孔子爲鄰。此又謂與孟軻同受業於子夏之門。以使其爲孔子之再傳弟子。孟子之同學。且使通儒家之五經。長於儒家之易。可謂心勞日拙矣。

齊威宣王時。喜文學游說之士。如騶衍淳于髡田駢接予慎到者流七十六人。命曰列大夫。爲立館稷山之下。高門大屋。尊寵之。不治而議論。天下諸侯客言齊能致天下賢士也。是以齊稷下學士多至數百千人。

按此段蓋本史記田敬仲完世家。惟彼祇言宣王不言威王。其文曰。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自如騶衍淳于髡田駢接予慎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爲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且數百千人。

到仕楚。爲楚襄王傅。襄王之爲太子也。常質於齊。及其歸也。齊王求東地五百里。迺得歸。不與不得歸。襄王退而就慎子計。慎子令朝羣臣而皆獻策焉。上柱國子良曰。不與則不信。請與而復攻之。昭常曰。去東地五百里。是去國之半也。王勿與。臣請守之。景鯉曰。不可與也。臣請西索救於秦。王謂慎子曰。寡人誰用三子之計。慎子曰。王皆用之。迺遣子良北獻地於齊。遣子良之明日。立昭常爲大司馬。使守東

地。又遣景鯉西索救於秦。齊王恐焉。乃遣子良南道楚。西使秦。解齊患。士卒不試。東地復全。

按此純本戰國策楚策二。其文與此畧同。不贅列。然考史記六國表。有頃襄王。無襄王。楚世家於頃襄王。亦時稱襄王。是襄王卽頃襄王。據六國表立於周赧王十七年。卒於周赧王五十二年。再據六國表及田敬仲完世家齊無懷王。故國策此段似有問題。說者謂周書諡法解曰。慈義短折曰懷。晉有懷公。失國早喪。楚有懷王。客死於秦。齊王建國亡被虜。或者後人遂諡爲懷王。而史記失載。亦未可知。如卽齊王建。其立在周赧王五十一年。與頃襄王相值者。祇王建之元二年。頃襄王之末二年。傳文

言。襄王之爲太子也。常質於秦。及其歸也。齊王求東地五百里。迺得歸。國策文小異而意同可見爲頃襄王元年事。而頃襄王元年。王建固未立也。故無論如何。此事未可輕信。卽可信從。其所謂慎子。亦非慎到。梁玉繩漢書人表考曰。戰國策有慎子。爲襄王傅。魯亦有慎子。見孟子。此與莊惠並列。則非此人也。良然。

過魯。魯平公慕其爲人。時魏與秦趙韓燕共伐齊。敗之濟西。潘王出亡。平公欲乘亂割齊岱以南爲己屬。乃拜慎子爲上將軍。將五百乘以往。孟子自齊歸。止於魯。謂慎子曰。周公之封於魯。爲方百里也。今魯方百里者。五子以爲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爲。况於殺人以求之乎。君子之事君也。務引

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慎子悅其言，辭於平公而去之。

按孟子載魯欲使慎子爲將軍，未言名到。對孟子自言，此則滑釐所不識也。則其名似爲滑釐，非到也。慎懋賞茫然不察，以爲卽慎到。以孟子此文入慎子內外篇，又據以作傳，荒謬一至於此。考史記魯周公世家，平公十二年，秦惠王卒。三十二年，平公卒。是秦惠王卒後二十年而平公卒。據六國表，秦惠王卒於周赧王四年，當西曆紀元前三百十一年。又二十年僞赧王二十四年，當西曆紀元前二百九十一年。秦燕韓趙魏五國伐齊，六國表及各世家，皆繫在赧王三十一年，當西曆紀元前二百八十四年。平公已卒五年矣。烏能欲乘亂割齊岱以南爲己屬。烏

能於此時拜慎子爲上將軍，蓋慎懋賞知孟子與魯平公同時，故以此事歸之平公，以便牽附魯欲慎子爲將軍故實，而不知其時之不相值也。慎懋賞僞慎子，爲慎子作傳，爲強認之遠祖張目也。然以被孟子呵斥之慎滑釐附會慎子，慎子有知，必曰：懋賞非吾孫也。何爲使爾祖拾唾罵之言耶。

是時蘇秦張儀者，工縱橫之學，以惑亂黔首，欲以一人之辨，反覆山東之人主。人主又不務大道，而任私智。慎子知其道之不行也，迺與其徒許犯環淵田繁之屬，退老於邯鄲之上，著書八千言，其大要本道而不離乎情，任法而還責於主。雖見窮擯而不黜其志，非談天雕龍支離其說者比也。

按呂氏春秋當染篇。禽滑釐學於墨子。許犯學於禽滑釐。田繁學於許犯。是許犯爲禽滑釐弟子。田繁又爲許犯弟子。慎懋賞所以謂爲慎到之徒者。亦基於孟子此則滑釐所不識也。一語。故於所僞慎子內外篇列許犯田繁問慎子之言。中國學會本頁二十一二於此復謂迺與其徒許犯環淵田繁之屬。退老於邯鄲之上。著書八千言。滑釐爲魯將慎子所自稱。則決非禽滑釐。若爲禽滑釐。趙注曰滑釐慎子名焦循正義曰慎子與墨子之徒禽滑釐同名或以慎子即禽滑釐或以慎子師事禽滑釐稱其師滑釐不諱皆非是。則又非慎到矣。以彼處稱慎子。遂以爲慎到。又以自稱滑釐。遂以爲禽滑釐。可謂紕繆之至矣。據史記田敬仲完世家。環淵與慎到同客齊宣王。見前亦非其徒也。

故其後世子孫。傳而習之。率而行之。若慎溫其慎。知禮慎從吉。慎鏞慎欽。慎伯筠。慎德秀者。皆植節一時。樹勳當世。而到之學。得不廢焉。此蓋慎懋賞僞慎子及作傳之本指。崇高遠祖。可以自尊。猥鄙之至。

嗟呼。孟子有言曰。不用賢則亡。削何可得歟。六國破滅。豈兵不利。戰不勝哉。見慎子之賢而不能舉也。無賢則國從之。勿可救已。然則賢才之用舍。果人主操之耶。抑氣運使然耶。余讀慎子書。蓋深爲六國惜云。

篇。使人行商容之舊以復其位。王注。商容。商之禮官。其位舊居也。傳說多以商容爲殷之賢人。或者使箕子求商容乎。行猶索也。

案家語文本樂記。鄭注云。使箕子視商禮樂之官。賢者所處。皆令反其位也。讀容如徐生善爲容之容。故釋爲禮樂之官。王說正與鄭同。僞書式商容閭。則本之荀卿史公。謂商容爲殷賢人。蓋亦舊義。王肅所稱傳說是也。樂記正義引武成孔傳以駁鄭注云。鄭不見古文。故爲禮樂也。王注家語畧與鄭同。然則王亦不見古文矣。七十八。洪範。惟天陰鷲下名。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彛倫攸叙。傳曰。鷲。定也。天不言而默定下民。是助合其居。使有常生之資。隔言我不知天所以定民之常道理次序。問所由。王曰。陰深也。言天陰定下

民。與之五常之性。王者當助天合和其居。所行天之性。我不知常道倫理所以次叙。正義

正義曰。王以陰鷲下民一句爲天事。相協以下爲民事。是問承天順民何所由。與孔異也。案馬云。陰。覆也。陟。升也。蓋讀陰爲奄。與王異義。

七十九。農用八政。傳曰。農厚也。王曰。農食之本也。正義

案傳訓農爲厚。本自鄭說。讀農爲醲。馬融王肅張晏等。並讀農如字。以敬用協用等義推之。以鄭義爲長。

八十。明作哲。傳曰。照了。王本作哲。云。智也。止

案說文。哲。昭晰明也。哲。敬也。哲。知也。五行志及王注本以哲爲哲。

故訓爲智。孔傳作哲。故云照了。

八十一。七日賓。傳曰。禮賓客無不敬。王云。賓。掌賓客之官也。正義

正義曰。鄭云。此數本諸其職。先後之宜也。食。謂掌民食之官。若后

稷者也。貨。掌金帛之官。若周禮司貨賄是也。祀。掌祭祀之官。若宗

伯者也。司空。掌居民之官。司徒。掌教民之官。司寇。掌詰盜賊之官。

賓。掌諸侯朝覲之官。周禮大行人是也。師。掌軍旅之官。若司馬也。

王云。賓。掌賓客之官也。卽如鄭王之說。自可皆舉官名。何獨三事

舉官也。正義止此正義云三事舉官者。謂司徒司空司寇。案正義述鄭王之說明。二家皆

以八政爲官守之稱。惟賓之一事。義同而立文稍異。故別出之。其

餘七事。全與鄭同可知。故總駁之云。卽如鄭王之義。自可皆舉官

名。何獨三事舉官邪。文指著明。不容曲說。丁晏乃獨據此一事。謂

王與鄭異。卽與孔同。孔傳爲王所僞作。不知孔傳惟三事爲官。而

鄭王則八政皆官。此之鉅異。無可強通。而丁氏所言如彼。若非舞

文。卽是讀正義未了耳。

八十二。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傳曰。使進其所行。汝國其昌盛。王

曰。使進其行。任之以政。則國其昌盛。微子世家解

案傳讀而爲女。則而字爲下句首。王以而爲語詞。故以則牒而云。

則國爲之昌。是句讀與孔傳異也。潛夫論思賢篇。使循其行。國乃

其昌。循爲脩之形。誤蓋漢儒有讀羞爲脩者。故轉寫作循。而乃則詞之緩急耳。不讀而爲女。

二王所同。

八十三。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則是行。以近天子之光。傳曰。凡其衆民中心之所陳言。凡順是行之。則可以近益天子之光明。王曰。民納言於上而得中正者。則順而行之。近猶益也。順行民言。所以益天子之光。微子世家集解

案傳以極為中心。王云得中。似王義為長。正義云中和之心。說亦不了。疑孔傳文誤說。見平議篇中。

八十四。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傳曰。考正疑事。當選擇知卜筮人而建立之。王曰。言將考疑事。選擇可立者。立為卜人筮人。正義

正義曰。建亦立也。複言之耳。鄭王皆以建立為二。案正義意。孔傳以建立為複詞。鄭王則以建為能以立為所。

國學叢編 書傳考一 二九 北平中國大學

八十五。曰蒙曰驛。傳曰。蒙陰闇。隔句氣洛驛不連屬。王曰。圉霍驛消滅如雲陰。天氣下地不應闇冥也。正義

段玉裁曰。天寶以前本作冢作圉。今作蒙驛者。衛包改也。江聲曰。偽孔本曰蒙置曰驛上。應據史記及周禮更正其弟。案段江說近之。王說圍蒙與孔傳義近。而圍在霧上。則史遷鄭玄王肅所同。

八十六。曰豫。傳曰。君行逸豫。王本作舒。云惰也。正義

正義曰。鄭王本豫作舒。案鄭王本既與孔異。訓義亦互殊。傳云逸。豫鄭云。舉遲王。云惰。釋文引徐音舒。蓋據鄭王義作音。

八十七。曰蒙。傳曰。君行蒙闇。王曰。蒙瞽蒙。正義

正義曰。以聖是通達。故蒙為瞽蒙。與孔小異耳。案瞽蒙文本周官。

三禮學制鄭義述

高步瀛

案三禮言學制者禮經最少。周禮較詳。而戴記最詳。特其書不出一手。所記未必盡合。治鑄一爐。本非易易。而儒家注書。義必貫徹。則又以師法不同。傳說互異。爬梳比屬。其事尤難。然使屏除傳注。囑抱遺經。奮臆而談。專斷而定。既可高樹尊經之幟。又甚使寡學不讀書之人。此權臣假天子令諸侯之術。非愚所屑爲也。擇善而從。甚宜其美。然或舉首而截尾。割乙而取丁。千腋之裘。百衲之衣。組織雖工。究非元質。此在後人酌古定制則可。若謂古制本自如此。其誰信之。此又箴工辟積之術。亦非愚所願爲也。夫囊括大典。網羅百家。如鄭君者。誠可謂禮家不祧之祖。自宋以來。紛紛各出新義。非所以徵信也。今述三禮所載學制。一以鄭義爲主。鄭所未及明言者。以孔賈補之。孔賈間有未合者。以唐以前禮家之說濟之。要必折中於鄭義。其雖附於鄭。而實與鄭相反者。概從削去。以申一家之學云。

國學叢編

學制述

一

北平中國大學

五帝之學曰成均

周禮春官大司樂掌成均之灋。○鄭注曰。董仲舒云。成均五帝之學。成均之法者。其遺禮可法者。○賈公彥疏曰。董仲舒作春秋繁露云。成均五帝學也。又曰。案王制。有虞氏名學爲上庠。下庠。至周立小學在西郊者曰虞庠。堯已上當代學亦各有名。無文可知。但五帝總名成均。當代則各有別稱。謂若三代天子學總名曰辟雍。當代各有異名也。○孫詒讓曰。董說。賈疏。文王世子孔疏。並以爲春秋繁露文。檢今本繁露無此語。當在逸篇中。



案賈疏謂三代天子學總名辟廱。未確。辨見下。

禮記文王世子於成均。○鄭注曰。董仲舒曰。五帝名大學曰成均。則虞庠近是也。○孔穎達疏曰。周以虞庠爲小學。在西郊。成均則虞庠也。又曰。董仲舒爲春秋繁露云。成均爲五帝之學。虞庠是舜學。則成均五帝學也。以無正文。故云近是也。

案以成均爲五帝學名。後儒多從之。黃以周禮書通故駁之。非也。今不取。

虞之大學曰上庠。在西郊。小學曰下庠。在國中王宮之東。夏之大學曰東序。在國中。小學曰西序。在西郊。殷之大學曰右學。在西郊。小學曰左學。在國中。周之大學曰東膠。在國中。小學曰虞庠。在國之西郊。

國學叢編

學制述

二

北平中國大學

禮記王制曰。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內則○鄭曰。皆

學名也。異者四代相變耳。或上西。或上東。或貴在國。或貴在郊。上庠右學。大學也。在西郊。下庠左學。小學也。在國中王宮之東。東序東膠。亦大學。在國中王宮之東。西序虞庠。亦小學也。西序在西郊。周立小學於西郊。膠之言糾也。庠之言養也。周之小學爲有虞氏之庠制。是以名庠云。其立鄉學亦如之。郊或作綽。○孔曰。虞殷尙質。貴取物成。故大學在西。小學在東。夏周貴文。取積漸長養。故大學在東。小學在西。○玉海卷百十一學校引崔靈恩三禮義宗曰。虞氏

之學名庠。庠，養也。所以養國之子弟，使成雋德。虞、殷貴在近郊，故大學在西。教學之道，貴在成德。西方成就之鄉。周制但西郊置虞庠，小學而已。夏學名序者，次序先王之道而學之。夏周貴在於國，故大學在東。教國子弟，使之長益。東方陽位，有生長之道，故貴在宮之左。又曰：自虞至周，凡四代之學，虞、夏及殷，各立其學。周則兼而立之。有虞大學爲上庠，小學爲下庠。夏后氏大學爲東序，小學爲西序。殷大學爲右學，小學爲左學。周大學爲東膠，小學爲虞庠。此四代之學名也。但王者相變，是以立學之名，互有不同。又曰：庠之言養也。序者次序也。明次序先王之道而學之。瞽宗，學官也。膠之言糾也。所以糾錄學士，使成其德。又曰：置學之處，四代不同。或

尙於東，或尙於西，或貴在國，或貴在郊。此隨代取法，故所尙不等。是以鄭注王制曰：上庠，右學，大學也。在西郊。下庠，左學，小學也。在國中。東序，東膠，亦大學也。在國中。王宮之東。西序，虞庠，亦小學也。在西郊。虞商貴在於郊，故大學在西。夏周貴在於國，故大學在東。周人立小學於西，謂之虞庠者，以其制似有虞之學，故因以名。○朱大韶實事求是齋經義曰：上下東西左右，各相對成文。至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言虞不言西，故記人特著此句曰：虞庠在國之西郊。

案崔氏之記，孔疏多取之，更參以朱氏之說。經文虞庠在四郊之義，本自明顯，而無齟齬矣。而以鄭注求之，知鄭所據之經文，自作

四郊。注中周立小學於西郊。亦當作四郊。說如下。

孫志祖讀書勝錄續編曰。虞庠在國之西郊。據北史劉芳傳引作四郊。蓋西字誤也。四郊小學。即東西南北之四學。豈應偏置於西郊。祭義又云。天子設四學。當入學而太子齒。注云。四學謂周四郊之虞庠也。正義引皇氏云。四郊虞庠。以四郊皆有虞庠。其為四郊之誤無疑。案自孫氏此說出。顧廣圻作撫本禮記考異。駁之。段玉裁著禮記四郊小學疏證。斥顧氏為非。反復駁難。幾數萬言。段云。鄭本若西郊。則依上文下庠左學小學也之例。云西序虞庠小學也在西郊足矣。何必分別夏之西序周之虞庠所在之不同乎。惟夏之西序在西郊。周之虞庠。則四郊皆有之。故必分別言之耳。此

說按之鄭注。顛撲不破。較所舉劉芳傳北史劉芳傳崔三引重典卷五十三崔靈恩皇祭義疏

引皇通典五十三杜吉禮十二諸證。尤為確鑿。故黃以周禮書通故二十曹

元弼禮經學卷五皆以段說為是。林昌彝三禮通釋卷十亦主段說。

林氏之書鈔撮多而精但鄭注本作四郊。而他本實多作西郊。朱

大韶謂詩大雅靈臺孔疏。周禮天官司裘春官大司樂司几筵夏

官諸子儀禮鄉射賈疏。並作西郊。然尚不止此。魏書劉芳傳亦作

西郊。與北史異。然此猶為傳寫之誤也。崔靈恩固主一大學在國

四小學在郊。即四郊虞庠者。說見而亦曰周制但置虞庠小學而

已。此承西方成就之鄉言。固非四字之譌也。玉海有注云。周四學

之一故亦謂之四郊。惟立一小學於西郊。此當是王應麟所附之注。疏崔意而失之也。朱大韶仍為崔說列入正文。非是。且引王制

鄭注作西序虞庠亦小學也在。即通典云周小學爲虞庠亦惟引西郊。竟如段氏所云抑何故也。祭義注而不引王制經文。疑杜所據王制亦作西郊也。然以經文核之。作西郊本無不合。而以鄭注核之。苟所據本不作四郊。則注不應西序虞庠特爲分別。且祭義之注亦無從出。而四郊虞庠之說更無能立矣。故今述鄭義以四郊虞庠爲正。而以下諸說始可理焉。

殷制小學在國大學在郊。

王制曰小學在公宮之左大學在郊。○鄭曰此小學大學殷之制。○孔曰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則左學小右學大。此經云小學在公宮南之左故知殷制也。周則大學在國小學在郊。

國學叢編

學制述

五

北平中國大學

案鄭注以本經互相推勘不爲無據。姚際恒禮經通論斥鄭孔爲臆測無稽。則妄說不足辨也。故概不錄。

周文王時辟廡在郊殷制也。

王制曰天子曰辟廡。○鄭曰辟明也廡和也。所以明和天下。○孔曰釋詁云辟君也君則尊明廡和釋詁文。○詩泮水箋曰辟廡者築土雝水之外圓如璧四方來觀者均也。○孔曰二注不同者此注解其義詩注解其形。

案辟廡之制書傳多言之。詩靈臺毛傳曰水旋丘如璧曰辟廡以節觀者。孔疏引五經異義韓詩說辟廡者天子之學圓如璧壅之以水示圓言辟取辟有德不言辟水言辟廡者取其廡和也。所以

教天下春射秋饗。尊事三老五更。在南方七里之內。立明堂於中。五經之文所藏處。蓋以茅草。取其絜清也。左氏說。天子靈臺在太廟之中。壅之靈沼。謂之辟廡。案韓詩左氏二說。一言辟廡在明堂之中。一言辟廡在太廟之中。鄭所不取。其云廡水之制。則無異也。白虎通辟雍篇。雍俗字曰。天子立辟雍何。辟雍所以行禮樂宣德化也。辟者璧也。象璧圓以法天也。雍者壅之以水。象教化流行也。辟之言積也。積天下之道德。雍之爲言壅也。天下之儀則。故謂之辟雍也。王制曰。天子曰辟雍。諸侯曰泮宮。外圓者欲使觀者均平也。又欲言外圓內方。明德當圓行當方也。五經通義曰。天子立辟雍者。所以行禮樂宣教化。教導天下之人。使爲士君子。養三老。事五

更與諸侯行禮之處也。藝文類聚禮部上引禮統曰。所以制辟雍何。教化天

下也。辟雍之制奈何。王制曰。辟雍圓如璧。雍以水。內如覆外如偃

盤也。太平御覽禮儀部十三引桓譚新論曰。王者作圓池如璧形。實水其中。以

圓壅之。名曰辟雍。言其上承天地。以班教令。流轉王道。終而復始。

藝文御覽引同又曰。王者造明堂辟雍。所以承天行化也。初學記禮部上引蔡邕

獨斷曰。天子曰辟雍。謂流水四面如璧。以節觀者。以上諸說。言辟

廡之形皆同。由形推義。亦無大異也。衛湜禮記集說引陸佃新書

大學謂之辟廡。蓋以天道設教者五帝也。故大學曰。成均以人道設教者三王也。故大學曰。辟廡。天道故於學。言成人任法。故於學。

言辟天任理。故於學。言均人任情。故於學。言廢也。則古無此義。失之鑿矣。

毛詩靈臺孔疏引鄭君駁五經異義曰。禮記王制。天子命之教。然

後爲學。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天子曰辟廱。諸侯曰泮宮。天子將出征。受命於祖。受成於學。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誠告。然則大學卽辟廱也。詩頌泮水云。旣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虎臣。在泮獻馘。淑問如臬陶。在泮獻囚。此復與辟廱同義之證也。大雅靈臺一篇之詩。有靈臺。有靈囿。有靈沼。有辟廱。其如是也。則辟廱及三靈皆同處在郊矣。囿也。沼也。同言靈於臺下爲囿爲沼。可知。小學在公宮之左。大學在西郊。王者相變之宜。衆家之說。各不昭皙。雖然。於郊差近之耳。在廟則遠矣。王制與詩。其言察察。亦足以明之矣。○王制疏引熊氏曰。文王之時。猶從殷禮。故辟廱大學在郊。

玉海學校引三禮義宗曰。自殷以前。王者之學。無辟廱類宮之名。案殷制。大學在郊。尙書辟廱之名。賈氏大司樂疏。謂三代天子之學。總名辟廱。非也。金榜禮箋謂周立三代之學。通名辟廱。亦非。戴震毛鄭詩攷正。謂辟廱爲文王之離宮。閒燕則遊止肄樂於此。不必以爲太學。其說與王制相舛。今不取。

胡承琪毛詩後箋曰。靈臺詩言作樂。傳言水旋丘以節觀者。是辟廱在文王時。已爲合樂行禮之地。但其時未嘗定爲天子之大學。至武王有天下。及周公制禮以後。始別諸侯爲泮宮。不得同於天子。而辟廱行禮之事。愈備。如五經異義引韓詩說。辟廱所以教天子。而辟廱行禮之事。愈備。如五經異義引韓詩說。辟廱所以教天子。下春射秋饗尊事三老五更。鄭氏據天子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

涓

涓。譌也。古丸切。按今俗語譌謂之涓。讀轉上聲如袞。別書作滾。非。涓或讀如觀。周禮司燿注。立謂燿讀如予。若觀火之觀。古喚反今燕俗名熱湯為觀。觀之與涓。聲韻竝同。涓本字。觀段字也。又讀如開。今俗通呼涓。為開水。尋管下云。十二月之音。物開地牙。故謂之管。古滿切知開牙為管。與涓溢為開。雙聲相轉。固如是爾。

涓

涓。涓溢也。今河朔方言謂澆溢為涓。徒合切。按今北方人謂水澆溢。輒曰括沓。括沓形容其狀。當是涓涓二字。涓轉入聲如括。涓轉端紐如沓。方言好作連語。故讀為同位也。

國學叢編

廣方言

一一

北平中國大學

媒

媒。謀也。謀合二姓。莫栻切。按媒謂謀合異類。使和成者。本周禮鄭注語引申以為酒母之稱。周禮媒人。鄭注。今齊人名麴。麴曰媒。賈疏。麴麴和合得成酒。漢書李陵傳。隨而媒。媒其短。孟康曰。媒。酒教。俗作。媒。麴也。謂釀成其罪也。師古曰。齊人名麴餅曰媒。凡麴生於麴。故名麴。鄭作麴。麴。釋文。麴魚列反。與唐韻麴。孽同切。麴。蓋麴之或字。其形如餅。又名麴餅。若以作用言之。則謂之媒。今北人和麴。呼為麴肥。肥當是媒。讀轉輕聲。乃如肥爾。近日新詞之媒介。亦同此意。

杯治說文無杯字附錄

淮南道應訓。慮敖仰而視之。弗見。乃止駕。止杯治。若有喪也。高注。楚

人謂恨不得爲桮治也。按王念孫云。止桮治之止當爲心。又引論衡作心不怠。悵若有喪。云不怠。卽桮治之借字。是也。桮治一語。它無所聞。桮又俗字罕見。竊以今楚俗。凡悵恨未得。輒呼曰不值。或曰倍時。蓋桮治之遺語。茲同類聲轉。治舌上。時正齒。古亦同類。俞樾謂其實桮治。卽不怡也。詮義固通。然高注不徵書傳。獨舉楚語。方言多無正字。惟十口相傳。猶有存者。余楚人也。審度詞氣之間。似爲得之。

媮

媮。楚俗以二月祭飲食也。一曰。祈穀食新曰離媮。按媮卽楚俗之社祭也。社祭有二。春社二月。秋社八月。一義祈穀食新。蓋指秋祭言之。今楚俗鄉農。每於三月初旬。合祭社主。飲食極懽。呼爲土地會。會祭

國學叢編

廣方言

一二

北平中興大學

之所呼爲土地廟。卽其遺語。社本土聲。大徐刪聲字與媮取婁聲。洛侯切同

類相轉。故社曰媮祭。聲讀相同。短言曰社。長言則曰土地。與短言曰

媮。長言則曰離媮。一也。自俗讀社常者切。媮力俱切。而媮爲社祭。幾

無人知之。且社祭曰媮。始自楚俗。其後凡會祭飲食。通僞作媮。漢書

武帝紀。大初二年。令天下大酺五日。媮五日。祠門戶比臘。如淳曰。媮

音樓是也。又漢官儀注云。許慎曰。楚俗以十二月祭飲食。冀州北部。

或以八月朔作飲食爲媮。其俗語曰媮臘社伏。此卽槩括本書之文。

惟十二月當作二月。玉篇。樓。媮之或字飲食祭也。冀州八月。楚俗二月。可

證。漢人常言歲時伏臘。是俗語伏臘爲一類。社媮爲一類。亦明矣。

勦剽



勦劫也。匹妙切。剽。一曰剽劫也。切同。按勦爲本義。剽則別義。同聲相通。漢人常用剽字。如史記酷吏傳。攻剽爲羣盜。漢書賈誼傳。白晝大都之中。剽吏而奪之金是也。今俗劫人勒贖。謂之榜剽。音讀如票。別書作綁票。又爲人扈衛。謂之保剽。讀轉如鑣。別書作保鏢。並非凡俗語單名。易致譌誤。輒引爲長言。非雙聲即疊韻。類此者多矣。

痺

痺。短人立。痺。痺兒。傍下切。按痺卽矮之正字。痺或作罷。周禮典同。跛聲散。注鄭大夫云。跛讀如人短罷之罷。司弓矢。痺矢。注鄭司農云。痺

矢讀爲人罷短之罷。典同釋文云。罷皮買反。唐韻薄蟹切亦同字或作穉。音

同。桂林之間。謂人短爲穉矮。矮音苦買反。又方言。啻穉短也。桂林之

國學叢編

廣方言

一三

北平中國大學

中謂短穉。郭注。穉雉也。竊痺罷雙聲。段借。茲出唇音。或斂入牙音。以

穉讀若媯例之。穉彼爲切。邦紐。媯居爲切。見紐。同位相轉。則知皮買

苦買二切。卽罷聲之同位相轉。陸氏謂矮音苦買反者。誤矣。穉本作

罷。後人見短字从矢。亦安矢旁。且不知痺爲本字。罷爲段字。具有唇

牙二聲。別作矢旁之矮。世相承用。大徐遂列於新附。唐韻矮鳥蟹切轉入喉音

以及作雉。王楙野客叢談謂雉正作矮字呼。段注云。雉从矢佳聲。非雉字也。作瘖。廣韻穉也。皆俗字也。

今楚人呼短人曰矮。痺子。與桂林所謂穉矮相同。亦以一字讀爲兩

聲。特到言之爾。

玲

玲。送死口中玉也。胡紺切。按玲經傳省作含。今俗呼古玉爲玲玉。通

書作漢。同聲之誤也。

唉

唉。謦也。讀若挨。烏開切。按今楚俗謦聲曰唉。

欸

欸。訾也。烏戒切。按訾一作皆。玉篇。欸者皆也。一曰恚聲。欸唉一聲。古常互段。史記項羽本紀。亞父受玉斗置之。拔劍撞而破之。曰唉。豎子不足與謀。索隱。唉。嘆恨發聲之詞。段注。此是怒聲。字當作欸。今楚俗凡有恚恨。其發聲猶曰欸。又欸聲引長。流爲歌曲之音節。如元次山之欸乃曲。柳柳州詩。欸乃一聲山水綠。皆作於湘楚之間。是柳集舊本作譟。音欸。譟雙聲相轉。欸乃亦同位相轉。或作譟。譟。譟。譟。國學叢編。廣方言。一四。北平中國大學。

啐

同。尋其語根。實出於欸。因聲綴字。類多通俗。近日歌曲。有曰哎哎呀者。即欸乃之遺音。而猥濁淫哇。其風益下。元柳諸作。當不如是也。

構

構。大笑也。讀若詩曰瓜瓞拳拳。方蠓切。按錢坫說文斟詮云。此今俗啐腹大笑字。是也。啐讀長言。即如啐腹。俗別作捧。以義求之。失之遠者。吾楚謂大笑亦曰啐。讀轉重唇如蒲。則短言也。

構。以木有所構也。春秋傳曰。越敗吳於構李。遵爲切。按左氏春秋經。昭公十四年。正作構李。公羊春秋經。則作醉李。左傳杜注云。構李。吳郡嘉興縣南醉李城。又漢書地理志。會稽郡由拳下注。柴辟故就李。

鄉。吳越戰地。應劭曰。古之構李也。構醉同紐。構就同類。自古地名之流變如此。今俗語謂以木擣之曰構。讀若纂。與騰相同。又謂有所擣者曰構。讀若奏。與就相近。此則構之本義。其聲亦隨之而轉矣。

盪

盪。引擊也。从攴。支見血也。張流切。按引有長義。與絲擊不同。今蘄俗謂痛擊人曰盪死。音轉如筑。或曰盪一頓聲轉如抽。是也。

款

款。意有所欲也。苦管切。按款訓誠實。相反則爲空義。爾雅釋器。鼎款足者謂之鬲。郭注。曲腳。漢書郊祀志云。其空足曰鬲。凡器曲腳。其中必空。吉金文字。多刻空處。故曰款識。今俗書畫。猶呼題款。卽遺語也。

國學叢編

廣方言

一五

北平中國大學

覘

覘。暫見也。春秋公羊傳曰。覘然公子陽生。失冉切。按今公羊傳作闚。然。疊韻段字。聲亦舌上正齒相轉。一切經音義云。卷六。電。關中名覘。電。正合暫見之義。今俗猶呼電曰覘。凡稱暫見者當如此作。或書作閃。閃。訓闚頭門中。聲音全同。而義則有別也。

闚

闚。馬出門兒。讀如柳。丑禁切。按闚有突忽驚人之狀。故明季流寇李自成。俗呼曰闚王。闚本徹紐。讀轉如撞上聲。澄紐。韻亦侵東旁轉。或謂闚爲成聲之轉。非也。

覘

釋字通

周叔迦

宋高僧傳翻譯篇論云。譯字譯音。例有四句。一譯字不譯音。如陀羅尼是。二譯音不譯字。如佛曾前卅字是。三音字俱譯。即諸經律中純華言是。四音字俱不譯。如經題上ㄣㄣ二字是。其中初句。譯字不譯音。流傳假借。或失其本。作釋字通。

佛 說文見不審。从人弗聲。敷勿切。玉篇孚勿切。仿佛也。又符弗切。又音弼。廣韻迄部。牟子曰。漢明帝夢神人。身有日光。飛在殿前。以問羣臣。傅毅對曰。天竺有佛。將其神也。學記曰。其施之也悖。其求之也佛。符弗切。類篇芳未切。仿佛見不謔也。又方未切。形似也。又薄宓切。佛乞勇壯。又敷勿切。說文見不審也。又符勿切。一曰戾也。

國學叢編

釋字通

一

北平中國大學

又薄沒切。文一。重音五。

考諸書佛字下皆未注出梵音原義。唯廣韻引牟子言西域有佛。亦未言所以名佛之故。考牟子曰。佛者。謚號也。猶名三皇神五帝聖也。又曰。佛之言覺也。此言最審。蓋天竺語具足應云佛陀。卽是覺者之通稱。所覺之法曰菩提。能覺之人曰佛陀。一音之轉也。

梵 說文林部無此字。大徐增曰。出自西域釋書。未詳意義。扶泛切。玉篇扶風扶泛二切。木得風貌。廣韻東部。木得風貌。又防泛切。又梵部。梵聲。扶泛切。類篇釐梵。符風切。風行木上曰釐。或作梵釐。又方馮切。厚葉弱枝善搖。梵。又扶泛切。西域種號。出浮圖書。文二。重

音二。

考梵者天竺語。其足應云勃嚙摩。舊畧云梵摩。或云梵。謂天之最高者而造成此世界者也。義云離欲。或清淨。或寂靜。是故印度之言語曰梵言。樂曰梵樂。言皆梵天之遺法也。梵天之苗裔而行寂靜之法者曰梵志。或婆羅門。卽勃嚙摩之轉語也。

僧 說文無此字。大徐所增。人部十八字。此其一也。云浮屠道人。從人曾聲。玉篇。悉曆切。師僧也。廣韻登部。沙門也。梵音云僧伽。蘇增切。類篇。慈陵切。僧倭不平也。又思登切。浮圖道人。文一。重音一。

考各書皆云僧卽沙門。或浮屠道人。此誤也。四十二章經云。剃除鬚髮而爲沙門。又云。辭親出家。誠心達本。解無爲法。名曰沙門。蓋古印度出家者。統稱爲沙門。義云勤勞。謂修一切敏苦行故。或云止息。止息諸不善故。又云聽聞。聞習諸智業故。佛法中出家者云比丘。義云乞士。亦云破煩惱。亦云怖魔。其有比丘修遠離行。樹下獨處。終日一食者。但名比丘。若和合聚居。若羯磨時三人以上。方名僧伽。卽是衆也。或云和合義。是故古譯皆云僧衆。其後畧去衆字。而比丘皆曰僧。此實非是。

禪 說文。祭天也。從示單聲。時戰切。玉篇。市戰切。祭名。又市然切。靜也。廣韻仙部。靜也。又市戰切。又霰部。圭禪。又禪讓傳受。類篇。時連切。靜也。浮圖說也。又時戰切。說文祭天也。

考玉篇廣韻所言靜者。卽是梵文譯字之義。故類篇云。浮圖說也。凡平等持心專注一境。統名曰三摩地。或畧云三昧。卽是定也。其

有心定一境而遍觀審知名曰禪那。或畧云禪。義云靜慮。靜卽定也。慮卽慧也。在昔諸三昧中。唯色界諸定謂之禪。以思慮徧強故。大乘法中。爲顯定慧均等義故。六度之中。定度不曰三昧而曰禪那。於是一切定亦統謂之禪。或曰。禪者從因名。謂諸定皆是思惟修故。三昧從果名。謂諸定皆心體寂靜故也。

懺 說文無此字。玉篇。楚鑑切。自陳悔也。釋典懺悔。廣韻鑑部自陳悔也。楚鑑切。類篇。又鑑切。悔也。文一。

考懺者。字書無此字。譯人義作梵文懺摩之畧。凡觸誤前人。欲乞歡喜。皆謂之懺摩。口說云懺摩。意是忍。謂請恕罪也。其發露先惡。以明悔過者。梵云提舍那。或云阿鉢底鉢喇底提舍那。義云說罪。今以對佛陳過。乞佛歡喜。故假借亦名懺。非西土之本義也。

國學叢編

釋字通

三

北平中國大學

魔 說文鬼部無此字。大徐增云。鬼也。從鬼麻聲。莫波切。玉篇。莫何切。魔鬼也。廣韻戈部。鬼魔。類篇。眉波切。鬼也。文一。

考魔者。字書無此字。乃譯人義作。梵文魔羅之畧。凡大力鬼神能奪命者。謂之魔羅。是故凡有擾亂身心。障礙善法。破壞勝事。奪人慧命。故亦謂之魔羅也。

承仕按此土初譯止作磨。後乃加鬼作魔。詳見荊漢微言。

偈 說文無此字。玉篇近烈切。武貌。詩云。伯兮偈兮。又其例切。偈句也。字林考逸。邱竭反。健也。廣韻霽部。偈句。其憩切。又薛部。武也。類篇。去例切。息也。又其例切。武貌。又居謁切。偈偈用力貌。又其謁切。

又何葛切。又丘傑切。博雅疾也。又巨列切。文一。重音六。

考玉篇廣韻所云偈句。卽是梵文譯字之義。具足應云偈陀。或云伽佗。此有二種。一凡若文若詩滿三十二字爲一偈陀。此外國數經之法。又名首盧偈伽。卽是偈句之義也。二四言歌頌。或三言乃至八言。滿四句已。謂之一偈佗。卽是偈頌之義也。

尼 爾雅釋詁尼。定也。說文從後近之。從尸匕聲。女夷切。玉篇奴啟女飢二切。安也。止也。和也。息也。廣韻脂部。和也。女夷切。類篇女夷切。說文從後近之。徐鍇曰。妮也。又延知切。平也。又乃禮切。爾雅定也。又尼質切。止也。文一。重音三。

考諸書皆不言女子出家謂之尼。蓋梵文本無此字也。梵文字有

男聲女聲非男非女聲之別。凡男聲而轉作女聲用者。則字末加翳聲以表之。故男子出家名曰比丘。女子出家則曰比丘尼。近事男曰優婆塞。近事女曰優婆夷。而華言相習簡畧。省去比丘而單稱曰尼。

迦 說文無此字。玉篇古牙居伽二切。釋迦如來佛諡也。字林考逸。丁各反。又竹格反。山名也。廣韻戈部。釋迦出釋典。居伽。又音迦。又麻部。漢複姓有迦葉氏。又居伽切。類篇迦迦。居迦切。迦互全不得行也。或從迦。又苙居牙切。迦又居迓切。迦枒木如蒺藜。上下相距。迦又下買切。迦或從加。文二。重音三。

考迦字梵文有聲而無義。乃四十九字母之一。玉篇云。佛諡也。三

又何葛切。又丘傑切。博雅疾也。又巨列切。文一重音六。

考玉篇廣韻所云偈句。卽是梵文譯字之義。具足應云偈陀。或云伽陀。此有二種。一凡若文若詩滿三十二字爲一偈陀。此外國數經之法。又名首盧偈伽。卽是偈句之義也。二四言歌頌。或三言乃至八言。滿四句已。謂之一偈陀。卽是偈頌之義也。

尼 爾雅釋詁尼。定也。說文從後近之。從尸匕聲。女夷切。玉篇奴啟女飢二切。安也。止也。和也。息也。廣韻脂部。和也。女夷切。類篇女夷切。說文從後近之。徐鍇曰。妮也。又延知切。平也。又乃禮切。爾雅定也。又尼質切。止也。文一重音三。

考諸書皆不言女子出家謂之尼。蓋梵文本無此字也。梵文字有

男聲女聲非男非女聲之別。凡男聲而轉作女聲用者。則字末加翳聲以表之。故男子出家名曰比丘。女子出家則曰比丘尼。近事男曰優婆塞。近事女曰優婆夷。而華言相習簡畧。省去比丘而單稱曰尼。

迦 說文無此字。玉篇古牙居伽二切。釋迦如來佛諡也。字林考逸丁各反。又竹格反。山名也。廣韻戈部。釋迦出釋典。居伽。又音迦。又麻部。漢複姓有迦葉氏。又居伽切。類篇迦。居迦切。迦互全不得行也。或從迦。又苙居牙切。迦。又居迓切。迦。枒木如蒺藜。上下相距。迦。又下買切。迦。或從加。文二重音三。

考迦字梵文有聲而無義。乃四十九字母之一。玉篇云。佛諡也。三



襲唐公。唐之爲言堂也。阿婆面是堂。主上大悅。阿婆面者。其面似老母。阿婆是堂。謂母爲堂也。后之言雖附會可笑。然可證呼母爲堂。隋唐之際已然矣。

### 尸子誤文

意林引尸子云。誦詩讀書。與古人居。讀詩誦書。與古人謀。案書居韻。而書謀非韻。第三句當作讀書誦詩。詩謀同在之部也。御覽六百十六引金樓子曰。誦詩讀書。與古人居。讀書誦詩。與古人期。困學紀聞八引同亦本之尸子。期謀文異而韻同。

### 應劭淮南子注

文選長楊賦。昔有彊秦。封豕其土。窳窳其民。鑿齒之徒。相與摩牙而爭之。李善注曰。應劭淮南子注云。堯之時。窳窳封豕鑿齒。皆爲人害。漢書注作應劭曰。淮南子云云。是也。文選注於應劭下。掄曰字。於淮南子下。又衍注字。蓋傳寫之譌。龔頤正芥隱筆記云。淮南子應劭注曰。堯之時。窳窳封豕鑿齒。皆爲民害。可證文選誤本。宋時已然矣。

### 古韻學先覺

古韻之學。肇基於崑山顧君。江戴氏作。始以說文諧聲爲其綱紐。其後依隱說文而撰聲譜者輩出。此學因以大明。而元人吾丘衍閒居錄。已有見於此。誠前識也。其言曰。韻書之作。實本於說文之諧聲。如隴籠豐豐。泥靡靠廬。鱸份粉邪。駟等。皆以龍豐非盧。分千爲諧聲。而韻書中皆分析爲各韻。若能依說文諧聲之法。別爲通韻。則毛詩

楚詞古賦選詩之韻。了然可知。此實與江戴同術。而吳棫陳第所未達者也。

詩本音之說。亦不始於焦弱侯陳季立。景紫堂文集述許月卿之學云。月卿號山屋。婺源許昌人。受學於魏文靖之門。得朱子正傳。宋亡。斬衰不言。凡五年卒。有虞箴論韻一則。援据精博。雖所論祇夫家二家。而發凡起例。實足爲言古韻者道夫先路。朱子詩傳。一因吳才老協韻。至焦陳始明古音。卽本音。其後顧段江益加精密。而山屋之說。諸家皆未及徵引。豈其書不甚顯於世歟。夏氏之說如此。許君之卒。下距江戴四百有餘歲。而知之者蓋寡。不亦數典而忘祖歟。

### 禁殺牛

國學叢編

說齋讀書記

十九

北平中國大學

晉書張茂傳。茂曰。殺牛有禁。買者不得輒屠。南史。傅昭性篤謹。子婦家嘗得餉牛肉。以進昭。昭召其子曰。食之則犯法。告之則不可。取而埋之。吳曾能改齋漫錄。以謂殺牛之禁。自梁已然。蓋據南史爲說也。余謂淮南子說山篇云。殺牛必亡之數。高注云。牛所以植穀。殺者民之命。是以王法禁殺牛。然則殺牛有禁。漢律已然。本以重農力田。而後世乃傳之神怪。

### 千尺浮屠

法蘭西巴黎鐵塔。廣百尺。高九百尺。上有寶相高三十尺。康有爲驚其奇偉。歷舉古今樓觀臺榭。不得望其項背。尋長安志引兩京道里記曰。始皇陵高一千二百四十尺。內院周五里。外院周十一里。案皇

覽冢墓記稱始皇墳高五十餘丈。周回五里。後關東賊發之。云云。其說稍近情實。道里記得自傳聞。或未足據。今舉其可信者。洛陽伽藍記云。永寧寺中。有九層胡圖一所。架木爲之。舉高九十丈。有利復高十丈。合去地一千尺。去京師百里遙見之。永熙三年。爲火所燒。火經三月不息。以與鐵塔相較。廣或不及。而高則過之。唯土木之質。遜於金石。不久壞滅。不得遺留。至今爲可惜也。又康氏於美利堅舉華盛頓塔。於德意志舉議院塔。於此土舉漢神明臺并幹樓。皆去地數百尺。已有觀止之歎。以比巴黎鐵塔。才及其半云。不知此土浮圖。高過五百尺者。非希有之物也。觀伽藍記所述瑤光寺五層浮屠。高五十丈。景明寺七層浮圖。高百仞。舊義仞有二說。鄭玄以爲七尺。王肅以爲八尺。秦太上公二寺。各有五層浮圖一所。高五十丈。沖覺寺五層浮圖。工寺與瑤光寺相似。融覺寺五層浮圖。壯麗與沖覺齊等。此皆去地五百尺者。視歐美何多讓焉。唯吾民於維護古物。素不措意。先民偉業。久就消沈。子孫不肖。又不能追跡先烈。而桃大之。此則可爲歎息者耳。

楊銜之爲東魏北齊閒人。東魏尺當今營造尺一尺零八分強。當今英尺十尺三寸又二十四分寸之十五弱。則永寧寺塔當英尺一千三百六十二尺有奇。較巴黎鐵塔高四百三十二尺有奇。

### 釋迦畢罪經

僧佑釋迦譜引釋迦畢罪經云。卻後七日。泰山鬼神。以火逼王及其臣民云云。太山之神。掌人祿命。乃漢魏以來道流所稱道。梵典安得

祭大總統黎公文

章炳麟

中華民國十七年六月日。謹以清酌庶羞。致祭於大總統黎公之靈。烏虜哀哉。天建真人。固無常姓。承彼樂推。徂以求定。興自一旅。若有符命。苟非羣策。疇與爲僚。中遭陽九。羽翮鍛傷。江漢之美。去之堂堂。再仆再起。威棱不揚。如草斯菸。擊於嚴霜。公之大節。美里之後。衆枉害直。係命虎口。武義疏爵。金印如斗。正色巖然。舍生何有。伊古人傑。應變爲巨。如公貞恒。何行之蹊。羊羹不斟。敵袴不予。旅之焚巢。誰固吾圉。宸極既遷。國本亦替。□□之徽。弁髦是敝。遼東鱗鱗。匡此神器。誰能死綏。公獨高厲。烏虜哀哉。滅頂之凶。旣于橈棟。竊鉤負乘。烝報相闕。彼素王何。棄如撥糞。曾是贅游。相引爲重。烏虜哀哉。公始蒙難。洪憲極之。滇府杖順。足相扶持。後雖再圯。玉步未改。誰殄□□。問之□□。烏虜哀哉。創業□人。鼎足而守。彼皆畔換。公獨不負。杵臼千駟。伯夷采薇。董史有作。榮名誰歸。烏虜哀哉。尙饗。

陳先生墓表

馬叙倫

先生姓陳氏。名啟宸。字介石。浙江瑞安人也。瑞安在宋時。有魁人曰葉適。陳傅良。以性理文章經制之學。與湘胡氏。閩朱氏相頡頏。學者宗之。是謂永嘉之學。清道咸間。縣人孫衣言。鏘鳴昆弟。號能繼承其風。然衣言昆弟仕宦京師。又多接乾嘉遺獻。稍稍傾側於訓。故名物之業。衣言子詒讓。遂以樸學爲晚近大師。先生幼秉庭聞。別無師緒。少與平陽宋衡。樂清陳虬。密相切磋。衡爲鏘鳴女夫。又師俞樾。其學則近王符仲長。統徐幹。虬則與蘇軾。陳亮爲近。先生於學。雖無所不窺。然亦宿於性理文章經制。治性理宗陸九淵。王守仁。以爲人致不爲私欲所蔽之心。自應萬事而曲當。苟求於外。則支離而無歸。言文

國學叢編

一

北平中國大學

章稱司馬遷。以爲能撫寫真實。自出機杼。經制則自治史始。謂不通史學。則於民生習俗之故。世運變遷之迹。不能推原而究末。所設施爲無當。衡箸六齋卑議。虬箸治平通議。皆舉列當世之故。欲有所興替。而先生獨勤於教人。初主平陽樂清永嘉諸書院。學者旣附緣矣。會先生與虬以會試至京師。與諸憂國之士。昌言變法自強。康有爲欲爲保國會。浙人汪康年。蔡元培及先生與虬意皆不然。謀歸爲保浙會。抵上海。因主速成學堂。自是歷主杭州之養正書塾。京師大學堂。兩廣師範學堂。兩廣方言學堂。終於北京大學教授。先生教人。誨之不倦。嘗設耑啟發。及學者有所悟。則申之以問難。而終沛然盡其所懷。滿學者之意而止。故從先生學者。各以其資有所成就。學者以

是厭伏。初，章炳麟、昌言排滿革命，浙江巡撫某將逮炳麟，黃紹箕孫詒讓、宋衡及先生知之，促炳麟亡之日本，而先生之主養正書塾也。以教授歷史，卽陳夷夏文野之義。於五胡金元之迹，反復而不厭。又以孟軻、鄧牧、黃宗羲之說，敷引於講席之間。於是杭之學者莫不盛張排滿革命而談民治。風浸被於全浙，及諸暨趙祖德延主上海新世界學校，先生與其弟子數人橐筆其間，益有發皇。先生既成進士，新令當入京師大學堂之進士館肄業。管學大臣張百熙以先生宿儒當矜異，獨聘爲教習。先生之教人，一如杭州時，遂爲提調。袁某所撫禍且不可測。管學大臣榮慶持不發，而張百熙亦不直袁某，因得解。然大學堂爲四方群才所萃，英俊之士聞先生之說，莫不興起。至

有投筆買劍欲效荆軻、曹沫之所爲者，輒夜就先生決去。先生每資助之。武漢事興，先生方長浙江諮議局，號召士商設民團，遂被推爲副理。先生謀藉民團發難省垣以應武漢，會巡撫者畧聞其事，遂遲不致照會，復靳械不予。俄而浙軍亦起，先生惇性過人，孝友於家，周恤里黨，信洽遠近。在杭州一歲之暮，將歸省親，有青田縣二農人傭於杭之郊者，來謁先生，率出銀五十圓，乞爲持歸。先生曰：汝輩素不識我，不虞我用去耶？二人曰：吾鄉人皆言先生可信，故來託耳。竟置銀而去。民國六年，先生見督軍會於徐州，知藩鎮之禍將作，憂憤現於辭色。及夏假歸，卒遭弟喪，以慟致疾，遂卒於家。年五十九。先生學行詳於其孤所述行狀，叙倫從先生久，謹次其大者及諸孤之所不

及知者。揭於先生神道之原。以示後世。

國學叢編



三

北平中國大學

召試經濟特科平陽宋君別傳

馬叙倫

君溫州平陽人也。宋氏初名存禮，更名恕。先妣將免身，夢見一怪物來，羣燕逐其後，寤而生君。以兆字之曰燕生。君貌古樸，多髭，目矐然似失精，少讀書窮山中，日以一撮鹽配脫粟。家遺傭人至，君特爲設蔬，費錢數十，傭不能下咽。君自食如故。瑞安孫侍郎鏘鳴有女欲妻君，聞與先德語，君從屏後聞之，揚言曰：齊大非吾偶也。侍郎奇之，卒以女歸君。溫州故有所謂永嘉學，侍郎與兄太僕衣言並以此勉後進。而太僕子詒讓則治訓故金石，兼通佛理。又有金晦治顏習齋，顧亭林之學，陳虬治蘇眉山，陳龍川之學，君少受業侍郎昆弟，而友詒讓等，又爲象數。於遠西迻譯之書，莫不畢覽，故學無所不通。二十餘

歲著書曰六齋卑議。六齋君所署其自課之室也。其師德清俞編修樾稱之曰：燕生所爲卑議，實潛夫論昌言之流亞也。人以爲知言，壯遊南北名區，徧交賢士大夫，其與人極謙下，然誼之所在，斷斷不相讓。善言論，終日亶亶，隨人敷設，皆有徵據。合肥李侯鴻章故出侍郎門下，君與語，言其高者，李侯輒曰：願燕生卑之。又嘗稱於人曰：燕生奇才也。然君卒不以學阿時，以諸生主講南北學校，及開經濟特科，歸安朱侍郎祖謀以君薦，不赴。君友合肥張品珩總辦山東學務，聘君往，君至濟南而品珩奉調江南，會泗城楊尙書士驥巡撫山東，留君爲學務顧問，稱先生，未嘗敢字之。尙書遷督直隸，再聘君往，不赴。長沙袁尙書樹勛繼撫山東，下車卽試管學官吏，決去取，君生平不



立崖岸。亦與其試。所爲文樸雅。多四字句。竟得注考曰。文理不通。報罷。君遂歸。卒於家。無子。以從子某爲嗣。著有詩文集若干卷。

馬叙倫曰。君晚年再更名衡。字曰平子。或謂慕漢張平子之爲人。則不然。君遊歷半國中。又嘗至日本。自貴官人下至隸圉。咸與之習。無加損。問中失疾苦。塙然知天下事。慨乎世之行議。多矯激不平。致天下日壞。不可救。故寄其指於名字。亦足悲矣。餘杭章炳麟曰。燕生學行。於古可方宋經。新會梁啟超曰。燕生。黎州以後一天民。此讀其書。熟其行誼者。方能知之。余夙接風儀。敢墮聞見。謹次如左。

季剛旭初行攝山得大小徐題名以墨本見示 章炳麟

五姓蕩無紀。鬱然生二徐。非徒博墳籍。抗志明六書。頡誦雖縣邈。豪  
端見皇初。自從唐杜遷。遺文鮮殘餘。繹山數傳刻。熒魂亦已枯。莽蒼  
大麓間。灌木成儲胥。豈無攀蘿客。蒿自徒睢盱。神物信有合。道通無  
方隅。律律四秦篆。千載起廢虛。菱杼雖微勛。筆迹猶盤紆。偉載名教  
力。因子爲立符。寶之篋笥中。奚翅隨侯珠。

遇夫出示葉煥彬先生手札屬題。

吳承仕

愚智悲同盡。人天路已殊。微聞赤眉賊。不饗大官厨。顏子真高足。手札

中是以稱遇夫王翁祇俗儒。湘綺翁號稱公羊家與葉氏異術何時渡湘水。一束冥生芻。

冬日侵晨出行。

吳承仕

國學叢編

詩詞

一

北平中國大學

味爽起行役。祁寒不可任。雲低下帷幕。風利勝砭針。溝壑多非命。台  
司有伏陰。卽今天地閉。脅息一微吟。

天倪繼有所作再和

林損

新詩絡繹手千摩。才弱其如此老何。差喜曲終能奏雅。不辭再和雪  
兒歌。

百年過眼盡雲煙。明月前身共一天。寄語吳剛休縱斧。此中丹桂自  
芬然。

籠紗曾見舊詩痕。宏獎風流總在袁。才子美人原不忝。誰憐疎骨到  
虞翻。

天花散後吐心花。舍瑟鏗然韻自遐。水底遊魚吹絮起。臨風我自憶

匏巴。

萬泉河燕集

生人未知何事勞。坐觀四時移斗柄。去不能追夢自悲。來寧可待志  
彌盛。金尊慰情聊勝無。濁者爲賢清者聖。樂聖避賢將母同。造次對  
越敢忘敬。衆賓含意俱未宣。雜陳管弦輔觴政。擷笛試遺雪兒歌。臨  
流並作洛生詠。詰訕才非景宗儔。又向筵前鬪競病。軍法行酒足擎  
旗。嘉禮督詩真苛令。別腸猶幸容千鍾。得酒芒角初欲迸。鹿鳴關雎  
義已陳。由來食色皆天性。曲終奏雅樂未央。酒酣爲爾題詩竟

觀物 以下戊辰稿

梅雪方爭春。桃杏已含蕊。桃衰杏亦枯。柳絮飛滿地。垂條拂湖水。蓮

國學叢編

詩詞

二

北平中國大學

藕有妒意。齊放紅白花。欲奪千樹翠。金風自西來。黃菊復稱帝。榮華  
會有時。久玩難爲計。草木豈無心。無口宣其義。嗟予遜世人。對此忽  
流涕。空谷思白駒。貞松盟素志。

車輓篇書示長女守田

車輓厭久勞。爲薪寧赴火。爨熟味恆殊。眞賞惟有我。氣味幸偶同。哀  
樂恐相左。此飯不足哀。食之淚自墮。赴火人所難。化灰薪尙可。勞勞  
人與薪。如證苦空果。長楚樂無家。此理測誠叵。

夢回感作

夢涉江濤暗自驚。東西飄泊不知程。同舟父老多新鬼。接席衣裾罕  
舊盟。乍幸疎鐘催蝶覺。猶勞孤枕候雞鳴。間關濡滯堪長歎。未忍羈

魂更遠征。

記夢

萬里羈人遺夢歸。登山臨水是耶非。粘天駭浪愁無際。縮地神功願不違。舞綵一堂將進酒。分梨幾輩又牽衣。情懷歷歷誰堪畫。一覺窗

前日影微。

夜闌獨酌

華燈滿眼一心孤。三月披裘尙擁爐。有手惟堪煨榾柮。無肴未敢憶尊罍。柝聲歷落催愁急。世路蠶叢恃醉踰。太息智囊空好飲。竭來我自愛吾愚。

長相思慢 辛未七夕用清真韻

朱師轍

國學叢編

詩詞

三

北平中國大學

素月微明。銀河清淺。雲笈風動檣旌。歡期暗數。對影臨流。攜手滴淚心驚。露重涼醒。看支橋飛鵲。照水流螢。秘語聲輕。怕嬌娥夜寂偷聽。歎幼穉年年。那惜堅持舊約。永抱深情。人寰換世。天帝憐伊。好會重成。今歲新麻規定。又多一七夕矣。三秋幾見。恨離多。南北牽縈。笑紅塵薄倖。爭忍寒盟。

音譜

四音統一切音

喉舌齒唇

桂林不解古人七音之說。反覆思議。只有喉舌齒唇四音。因作出音次第表。孤說無徵。未敢遽定。及讀錢竹汀先生養新錄。古無牙音。自喉而舌而齒而唇。聲音已備。增牙音爲五。又折出半齒半舌爲七。非自然之音也。躍然愉快。引以自壯。竊歎以七音言音韻者。不過影附古人。扣槃而響。執謂太陽之聲。如是其清脆。其寔不但不能取信於人。本未有以自信。後漢書律志載元和詔書云。聲微妙。獨非莫知。獨是莫曉。此謂鍾律。音學亦近之。然使僅成獨是非。我莫曉是者。恐未必真是。四音之說。解人可以共喻。卽鄭漁仲輩。執言七音。不過欲附會七律。以見微奧。當彼仰屋時。未嘗不知四音不可易。正慮如此。則人或皆知。不能以獨是莫曉。誇耀後世耳。桂林旣得竹汀先生此說。知四音之說。可免獨非。遂欲公其說于知音者。特首著之。

六十四音統一切音

四音分六十四音出音次第表

喉音四類十六種

一之一 一 昂

此喉之正音又爲粗音音正出喉中最在

一之二

杭

內 舉七陽韻一字取有字者爲例耳凡

一之三

岡

一音其同類各韻皆有陰平陽平上去入

一之四

康

五音

二之一

埃羊切

昂細音

亦喉之正音又爲細音出喉中稍在外

二之二

孩羊切

杭細音

埃孩羊所謂合音急讀卽成一字恐或未喻

二之三

庚央切

岡細音

故加切字明其爲反切後同此者省切字

二之四

坑央切

康細音

三之一

王

昂散音

此喉之散音亦爲粗音又在外當口之中

三之二

黃

杭散音

昂字本圓取昂字于口中稍合口而扁

三之三

光

岡散音

之卽爲王字故曰昂之散音餘可推

國學叢編

許氏說音

二

北平中國大學

三之四

匡

康散音

四之一

韋羊

王細音

此前細音四種之散音亦爲前散音四種

四之二

回羊

黃細音

之細音又稍在外 韋羊切韋用散音羊

四之三

圭央

光細音

用細音應切王之細音若更求親切須用

四之四

窺央

匡細音

韋云黃切乃三字翻切也

舌音四類十二類種

一之一

當

此舌之正音又爲粗音在喉音各種之外

一之二

湯

一之三

郎

二之一

低央

當細音

此亦舌正音又細音又稍在外音出舌端

二之二 梯央 湯細音

二之三 良 郎細音

三之一 敦注 當散音 此舌之散音又為粗音 此反切所用敦

三之二 敦注 湯散音 噉論三字須依燕齊人讀為散音 淮海人

三之三 論王 郎散音 讀敦如燈非也

四之一 敦央 此上三種舌音之細音亦散音 音出舌末

四之二 敦央

四之三 論羊

齒音七類二十八種

一之一 張 此齒之正音又為粗音 音在齒內

國學叢編 許氏說音

一之二 昌

一之三 商

一之四 若岡

二之一 臧 此亦齒正音又為粗音 音略向外近內齶

二之二 倉

二之三 桑

二之四 攘

三之一 將 張細音 此亦齒正音又為細音 音正在齒縫內

三之二 槍 昌細音 此第四音無字 皇極細世正音第九有此

三之三 相 商細音 音 欽定性理精義所謂對日母而取

三之四

若將

若岡細壤音

其輕齒音者也

四之一

遽汪

將散音

此上四種細音之散音稍在齒縫外

四之二

吹宣注

吹宣注亦三字反切蓋吹宣切其音如江南

四之三

旋王

人讀穿字比于北人讀穿字則為細音此

四之四

孺王

反切雖用三字仍止兩音也

五之一

莊

張威散音

此前八種粗音正音之散音又為上四種

五之二

創

散音細音之粗音音在齒外

五之三

霜

五之四

蕊汪

六之一 姜

此亦齒之正音而無粗細之別謂之混音

國學叢編

許氏說音

四

北平中國大學

六之二

羗

音出于外齦雖無粗細之分而音近細故

六之三

香

切音用此應得細音字

六之四

央

七之一

君汪

姜散音

此亦齒之散音又為混音音又向外兼唇

七之二

屈汪

羗散音

音

七之三

勛光

香散音

七之四

運光

央散音

唇音二類八種

一之一

方

此唇之粗音無正散之分謂之獨音音最

一之二

忙

在外出唇中 雖無正散之分而音近散



一之三 旁

蓋兩脣上下合而出音音本扁而不圓切

一之四 幫

音用之宜于求散音

二之一 非央 方細音

此脣之細音亦為獨音音最在外出脣邊

二之二 名羊 忙細音

二之三 平羊 旁細音

二之四 必央 幫細音

計總四音十七類六十四種。喉舌齒脣間更無可出音之地矣。古今音各不同。南北音各不同。要其展轉變化。不越乎此。論詳後。

喉有兩管。脣齒對生。故所出音數亦偶。舌惟一質。故所出音數亦奇。齒數多。故所出音數亦獨多。最外之音。不分粗細。而分正散者

國學叢編 許氏說音

五

北平中國大學

四。不分正散。而分粗細者亦四。自然之妙有如此。

或謂舌音。囊與郎不同。宜別為一種。竊思張昌商若與臧倉桑攘。

一類四種。均有分辨。今當湯無別音。獨郎與囊有別。深為未安。嘗

疑囊之古音。必為郎之散音。郎之散音同類。惟有倫鸞等數字。且

有方音。無其音者。吾請以囊字及其同類農柔等字寄焉。其細音

亦寄之于尼黃切。

表內齒之散細音。透央切。透應讀墜均切。其旋王切之旋字。應讀

誰圓切。孺王切之孺字。應讀蕊圓切。若用燕趙音讀。透如君。旋如

懸。孺如圓。則失之矣。

十九音統一切音

昂杭岡康當湯郎張昌商若岡姜羌香央方忙旁幫

前分六十四音。其辨昭然。其序秩然。蓋正散粗細亦以四音統一  
切音。而正可統散。粗可統細。正又可兼統散與粗細。獨音無分正  
散。混音無分粗細。而各有所統。則猶正音也。合而觀之。其分者益  
見明確有條理。故立十九音以統六十四音。所立十九音如字母。  
而十九音爲總母。六十四音爲分母。昔人于粗細未甚析。于正散  
全不辨。故其字母雜亂無紀。今則源流較然。設圖于後。仍以喉舌  
齒唇分爲四綱。條而系之。十九音爲統。而衆音屬焉。

臨嘯閣筆記

元和朱駿聲撰

先大父著書九十餘種。經史百家皆有專著。說文通訓定聲一書。實字士林。視爲寶笈。家有其書。無勞贅述。遺書未刊尙夥。筆記一類。都四種。考證經史。剖析疑義。有經史答問八卷。黟李宗湄梓行。雜記異聞。足資談助。有說叢十卷。先大父門人程仲威假鈔。毀於火。訂譌六書。精研聲韻。有小學識餘四卷。猶俟寫校。另有臨嘯閣筆記一卷。說字形繆。兼訂經子。閒紀雜事。探蹟顯微。文約辭雋。校錄既竟。吳子承仕索刊。因以昇之。民國二十年十一月孫師轍謹識。

國學叢編

臨嘯閣筆記

一

北平中國大學

漢書有後漢。無前漢。前漢只宜曰漢書。漢水有西漢。無東漢。東漢只

宜曰漢水。

水經說文曰沔

詩澮驕軌三字。以韻按之。則當作溱駒軌。以義核之。則當作澮驕軌。實難強解。

牛頭馬脯。矛盾之謂。郢書燕說。馳繆之謂。

廣韻。瓣豆中小硬者。蓋卽許書之皂字。所謂一粒也。顏黃門曰。讀若逼。

黍有四名。不粘者曰稌。曰糜。粘者曰秬。曰秠。今之黃米也。稷有二名。曰齋。曰秠。今之高梁也。稻有六名。曰稌。曰稷。曰秠。曰秠。曰秠。今之大米也。粱曰禾。禾之別有稗。今之小米也。

膚諸卽夫龜。今之癩團也。不能鳴。蝦蟆身小能跳。背有黑點。作唧唧

聲者。龜卽蠃。亦卽吠蛤。長股。亦曰土鴨。今之田鷄也。鼃則蟾蜍之在水者。善鳴。

說文彙纂昨暇暫暇替昆冥旬舊晏相等等字。是从天有十日之日。與从天無二日之日別。說文屋屏層三字。從象屋形。非从尸也。當別立部。屮字同。

許書凡不以聲訓者。兩字多轉注。

樊爲大壯字。侗爲同人字。

凡言旌旗者。以旌統旒。以旗統常旂旃物旗旒。師輔按物當是旂之

文勿州里所建旗而旗又爲九旗之總名。古者斟若畫一。今則散無友紀矣。

飴餼錫登。今之糖也。

國學叢編

陸桴閣筆記

二

北平中國大學

習眼蚺妖蒐。說文如此作。今則脆戾。

字本有兩讀者。皂羃尤句。古音亦不同。

有牟。祝融之後姓。無覆姓賓牟者。禮記之賓。當是客耳。

表記。故自謂使人。按自勤以安人也。便安也。謂者彗之借。爾雅。勞來

強事謂翦彗。勤也。謂彗實同字。

卜居。神有所不通。通蓋達字之譌。兩句一韻。

歲寒識松。可對道遠知驥。桂餌翠綸。可對金舟玉馬。

檀弓。行并植于晉國。當从晉語行廉直于晉國。蓋廉字傳寫譌兼。因

兼義又改并也。

新柴也。从斤木。辛聲。今借薪爲之。薪羹也。艸柴。从艸。新聲。新舊字。蓋

借以爲龜久。

魯襄公即位才四齡。

哀公十五年。楚芊蓋對吳云。又有朝聘而遭喪之禮云云。此等詞令。宜于古不宜于今。余嘗謂古禮有斷不可行于今者。如夫人享賓及祭用尸。又朝聘以尸將事之類。

廿四史共三千三百十八卷。史一百卅。漢一百廿。後漢一百廿。三國六十五。晉一百世。宋一百。齊五十九。梁五十六。陳三十六。元魏一百十四。北齊五十。北周五十。隋八十五。南史八十。北史一百。舊唐二百。新唐二百五十五。舊五代一百五十。目二新五代七十五。宋四百九十六。遼一百十六。拾遺廿四卷。金一百卅五。元二百十。明三百六十。

國學叢編

陸燾閣筆記

三

北平中國大學

或問時文所用墨守字何出。曰本于何休之箸公羊墨守。鄭康成有發墨守。即默守也。其誼本老子之知其白。守其墨。至墨子所云。公輸般爲雲梯。將以攻宋。墨子聞之。見般。以帶爲城。以牒爲械。般九設機變。墨九距之。般之械盡。墨之守固有餘。戰國齊策亦曰。是墨翟之守也。此別一事。與今所用膠執意不涉。

犬與蟬不幸生于古。幸而生于今。

詩鞞。鞞容刀。傳下曰鞞。上曰鞞。當作鞞。下曰鞞。上曰鞞。脫一字。譌一字。說文。鞞佩刀上飾。秘佩刀下飾。按皆謂鞞之飾也。釋名。刀室口之飾曰鞞。鞞捧也。捧束口也。下末之飾曰鞞。鞞卑也。下末之言也。不誤。

惟鞞字當作鞞。卑字當作鞞。

讀瀧岡阡表。歐陽公父五十六歲生公而父歿。後四十二年。母鄭纔七十有二。是公父長于鄭二十六年。歿時鄭三十耳。其爲繼室無疑。何表中前母曾不一及。叙三代贈封亦不列。必有故。俟考。衍洊奉美仁元。移方面誼別。迹狄畜疊罪對。改字而文湑。卒隼之字。今隸皆从十。非也。

石奮之章。一不足于馬。伏波之印。四乃冠于羊。

燕魚非火。番果非田。

詩淺則揭。是竭之借字。竭負舉也。蓋攘其裳。聳其肩。高其足指。疾趨而涉之狀。如負舉物也。與砵之必履石始渡者異矣。載東原以砵爲石梁。說甚圓通。而于許書履石渡水之訓。究不合段。若膺以砵爲段。

國學叢編

臨城閣筆記

四

北平戶部大學

借厲爲正字。厲固砥石。不得爲正字。正字既不可得。莫若于下揭字。讀爲竭。砵从說文。

漆有三。詩自土沮漆。二水名。此涇西之漆。合杜水岐水雍水以入渭者。水經注。漆水出杜陽縣之漆溪。謂之漆渠是也。書漆沮既從。亦二水名。此涇西之漆。合沮水涇水以入渭者。說文漆下。出右扶風杜陽岐山東入渭是也。書東過漆沮。則一水名。此涇東之漆入洛者。說文漆下。一曰入洛是也。按實卽洛之下流。

姑之子爲外兄弟。舅之子爲內兄弟。妻之兄弟爲婚兄弟。姊妹之夫爲姻兄弟。今則有姻稱。無婚稱。

律呂之說。聚訟紛紜。其上生下生。隔七隔八之說。最爲穿鑿。無謂。余

以今之工尺例之。得一臆說。呂氏春秋云。伶倫取竹嶰谷。以生空竅。厚鈞者。斷兩節間。其長三寸九分。吹之以爲黃鐘之宮。名曰含少。次制十二簫。以聽鳳皇之鳴。以別十三律。蓋黃鐘之宮。十二簫之長短。適中者也。其長三寸九分爲陽聲。中最清。益八分半。爲無射之四寸七分半。又益八分半。爲夷則之五寸六分。由是遞以八分半益之。而蕤賓而姑洗而太簇而黃鐘爲九寸也。損黃鐘之宮四分。而爲林鐘之三寸五分。又以四分遞損。而爲南呂爲應鐘爲大呂爲夾鐘爲中呂之一寸五分。而黃鐘之長卽仲呂之六倍也。雖替說。卻是通論。今簫笛以六孔包十三律。

合 四 一 上 尺 工 凡

國學叢編 五 北平中國大學

宮 商 變和 角 徵 羽 變繆

黃 太 姑 蕤 夷 射 黃鐘之宮

周禮謂之六同者。六呂卽六律之高聲。故曰同。

六 合卽五 四 卽乙 一 卽上 上 尺 卽尺 工 卽工 凡 卽凡

林 南 應 大 夾 仲 黃鐘之宮

書君奭小序。相成王。當絕句。爲左右爲字讀。如爲其多聞也。爲其賢也。之爲。當時左右必有以成王冒貢非幾者。小子同未在位。必有爲言之也。召公不悅。不悅左右。故思去。

己卯八月內。有星客奎婁間。明大興天大將軍第十星等。

己卯九月廿六日黎明。在倚虹堂達忠庵出接駕。獻萬壽詩冊。隨駕

抱碧齋集外文一首

武陵陳 銳伯發

答余季豫論通志體例書

季豫仁兄撰席兩讀來翰企詠彌深歷代史志體例各殊然實有難

於分配者如教堂一項日下舊聞考增於城市朱竹垞因之

錫案日下舊聞

考即用竹垞日下舊聞重輯蓋竹垞創而舊聞考因也伯發此語殊誤

俞樾上海志則增於寺觀使無

交涉以前究當誰屬使無警察以前禁煙會社又誰屬也如江海當屬輿地若設防則關軍政子日中當隸於武備今國史館則隸於兵志究宜何從如山川之與古蹟藝文選舉之與儒林文苑互載則失之複互省則失之畧彼此牽涉又如粵雅堂叢書海山仙館叢書之類廣州志列入藝文中子部究亦未安今湘人名家亦有叢書刻本

國學叢編

一

北平中國大學

當列何所凡此所述頗覺疑難若如尊諭另立事紀一門以消納之則亦不得已之舉矣至名流著述原書送同各省通例設本無其書則乃祖乃父可捏稱著作數十百種非四庫存目之比也今欲得其原書卻宜刊其紕繆若講章時文佛經傳奇何不可甄錄之有大氏著書立說談何容易昔阮元修廣東通志沿革居先而疆域最後陳壽祺修福建通志先以輿圖而後錄詔諭謝啟昆修廣西通志山川關隘各自分門以彼通人不無紕繆使今日修志而以武功靈壽爲藍本其不令人齒冷耶弟學殖荒落忝與志事此次編輯采訪條例未敢輕率議論唯藝文志內金石一門及洞庭淤洲另立專條爲所主張此來酬應紛繁終日游宴研池無一點墨案頭無一部書亦以



采輯員尙未着手無所事事媿對故人得承指示良用心藏但常德一志久遠未修非賢者其孰與理董之使徒養望爲高則是謂秦無人而彌彰前輩陳啓邁楊華珍之陋也且此後尙有能文者乎幸早發起爲要忘忘手此敬頌道安維鑒不具弟陳銳頓首

